

誠齋文臚

後集 一之二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八	一	七	一
冊	冊	四	架
一〇二六八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八	一	七	一
冊	冊	四	架
一〇二六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68
冊數	8 (5)	
函號	363	173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後集目錄

卷之一

歷代門

歷代總類附帝王聖賢
古今人物

上古數聖人有功於世

犧文孔子作易之功

聖人作書以信其道

堯舜文武湯受命不同

典謨商周之書不同

法至周而大備

漢書文庫



誠齋先生文贈後集目錄

堯舜漢高唐太從諫難易

堯舜禹湯武受命不同

周之大勢盛衰

禹不矜伐周公不驕吝

禹稷孔孟濟世之功

周孔泰山顏孟東山

聖之宗派

周漢之興得民心

總論古今險難之世

周秦漢衰世風倍難扶

三代漢唐之政不同

秦楚得失

劉項多助寡助

王霸之治不同

隋文帝唐莊宗始勤終怠

歷代士風

歷代士氣

歷代文章

歷代詩人

古帝王門

古帝王

辨堯無九男

堯知人之明

堯得一舜可解四凶之難

舜舉相去凶

舜得堯之事

舜禹大智

夏之文質得宜

民樂為禹湯之用

商周聖人不強民所歆

湯文之仁

民知湯武之功乃湯武之大不幸

三聖作易之憂

文王作易德及天下後世

文王柔順得陽剛之臣

文王以順事商

文王伐崇本順天

文王順君臣之天則

征伐非武王之得已 凡二段

武王不居平難之功

文水後漢書
武王當明夷之九三

卷之二

兩漢尹門

兩漢君

高祖以關中予項羽所以能得天下

高帝無廢之意特幸於戚姬私愛之語

高帝始終委蕭何初無疑之之意

高帝興漢得屯之義

高帝剛明兼備

高祖用將

文帝有聖賢之風

論文帝除肉刑

文帝思頗牧反不用魏尚

文帝有李廣而不能用人徒思頗牧

文帝之恭儉長厚皆群臣輔翼之功

文景務在養民無意事外

武帝窮兵之禍皆嚴助首謀倡之

武帝不能用人

武帝天資之病

武帝不知仁

武帝悔過

成帝時外戚之橫實自高帝寵諸呂始

漢遭變亂而根本不搖

光武中興

光武非果信符讖特因之以固人心之歸

光武中興得解初六無咎之義

漢德已衰蜀漢復興

唐君門

唐君

太宗勤於思治

凡二段

太宗田一昧之仁

元宗不克終

元宗開元天寶之交猶泰九三六四之交

代宗相楊綰而黎幹權寬郭子儀承之

代宗文宗不能去統以用郭子儀裴度

德宗不覺盧杞之奸邪

德宗強明之失

德宗除藩鎮文宗去宦者

穆宗後諫

文宗左右非賢不能去閹寺

唐世宦官之禍總類

近習巧於彌縫

人君昵於宦官終必成釁

宦官禍及天子

宦官不可使之掌兵

唐宦官之禍實原於太宗之始

漢唐門

漢唐總類

漢成宗唐憲宗皆不能察小人之奸

漢武帝唐德宗心惑於邪

漢唐士氣日衰皆原於以經術詞章取士

漢宦官預政唐宦官掌兵

文帝文宗思古人才

卷之三

春秋戰國門

春秋戰國附秦楚

晉文公出奔而不困

魯昭公出而不能歸

齊謀魯越謀吳

子產能以順處已

子產能懲忿魏獻子能窒怒

楚人恐子高不胃

頗牧不遇於時

秦以強而亡

始皇不殺茅焦

李斯阿順之失

范增佐羽無謀者三

范增與漢以士楚之資

定用增亦亡不用增亦亡

聖賢門

聖賢

管蔡得罪於周乃周殺之非周公也

周公才美不驕吝

夫子敬以避咎

夫子得乾坤易簡之理

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

聞聖人之樂則知聖人

孔道不遇

夫子鳴道之功

聖門功用

孔門一掃戰爭之習

顏子之心與仁

顏子之天

顏子之學

顏子得易之節

顏子遇夫子故傳之易 凡二段

學者晞顏曾

曾子用力於仁

孔孟得遜之義

凡三段

孔孟明經道

孟子韓子之文

卷之四

兩漢人物門

兩漢人物

四皓出定漢嗣

董公兩生不屈

韓信出處

陳平飾詐以欺文帝

張耳陳餘

季廣非大將材

賈誼先言匈奴諸侯之變

賈誼才過知己而不用

誼言三表五餌之說非實用此計

晁錯為高帝之計所誤

辨班固載相如齧官竊妻事

武帝時公卿非人

嚴助勸武帝用兵

公孫弘答禹湯水旱

劉向社稷臣鑄金何足議

丙吉能順上下

兩疎知退

司馬子長之文

凡二段

班范作史

兩漢循吏

兩漢名節

三國六朝人物門

三國六朝人物

孔明以仁義詐力雜用取天下乃其失也

孔明持兵鎮重

孔明欲興蜀已難為力

孔明料事素定

孔明事業

司馬監魏蕭衍盜齊

桓温始橫而終不利

陶侃憚温嶠之忠

謝安以緩折桓温之奸

西晋士夫溺於酒亂

劉牢之喪其節操

陶淵明不見督郵非禮

孔明淵明之文類古作

卷之五

唐世人物門

唐世人物

魏證能格君心

魏證論諫不能排小人

狄何傑薦東之

婁師德蕭高薦才

狄仁傑對武后以不知婁師德正匿其深交之迹

魏元忠勸李孝逸擊徐敬業

王師旦正太宗之失

宋璟以其治與天下姚崇以其治與其君

郊島之窮勝涯餽之遠

趙贇聚斂能惑其君

陸贄不負所學

跋陸宣公集古方

陸贄不以用捨二其心

盧杞姦邪惑其君

柳渾知和戎不可

盧杞失唐人心李晟得之

光弼子儀平安史之亂李晟陸贄平安澁卒之

裴度得鼎上九之義

柳子厚不能守節

保治門

保治附防微始

無難誠可畏

成功易保功難

禍亂當謹於微

君心謹始

止不善當在初

臣能戒君

凡二段

凡二段

極盛不可恃

不可有驕心

泰否相仍

治戒不克終

凡二段

戒心不可忘

微者大之漸

治亂相裨

不可自滿

卷之六

制變門

制變附處患難
去妄暴

大難非君子莫濟

凡三段

處變以安非苟安

不可為事變所動

順時而動則得

難既濟者不可玩

變生於玩

有備無患

致寇敗者勿咎寇

臨難而能謹則吉

樂險則媮行儉則擾

寇當擊則擊

聖人不蓋絕人

取虜當待則待

變以激而成

變在內者深可憂

散禍當盡絕其根

處變當以正

去大亂必有大德則濟

強梗之衰則易去

凡二段

去變不可倚小人

解難在君子

難必共濟

辟難在忍窮

無妄之災

濟難以德散難以才

定難當不居其功

通變門

通變附顛守革

法貴知變

凡二段

窮則變變則通

法便不必合古

治不可不新

物窮必革

革非聖人得已

處可革之時則必革

革不可過

革弊不可太道

為治不可多變

凡二段

卷之七

世道升降門

世道升降

後世循史不如古

不觀古無以知後世

世道之趨不容過

聖人力扶世道

物始而終終而始

極則必變

盛衰相倚伏而無窮

聖人能處變故與之無息

凡二段

凡二段

凡二段

聚之極散必廣

凡二段

亂者治之原

無德難以逃世變

文質門

文質

文難成而易壞

文之極必以質

人文化成

君子之文

禮樂之文必待上而發

質敝必文

文質不偏廢

文勝質之弊

凡三段

制器門

制器附致用

車旗之制

車旗之用

先王制器防情

聖人為民慮以致用

財用門

文質後集目錄

五

用後重金

財用附食貨附節財

損上益下

損貴得其所

節貴得中

用有可節不可節

財出於民不可妄用

我朝節用寡法

貪吏剝民之害

遭運之弊

民財聚散

元二段

奢侈之過

奢侈不能移

卷之八

民心門

民心附

感人心附民懷

悅民則民自勸

聖人執天下之機而觸之

感其情則易動

禮節民而樂濟之以和

誠服天下

文淵閣

豫順以動

凡二段

人心有真感

民以無心而感

凡二段

民感君恩

民不忍忘君

民心可畏

國之存亡係民心

備禦明

備禦附整暇

邊以人守

備行當有進無退

凡二段

固江必先守淮

用暇規模

不可恃天幸以為安

守亦長策

立國當自強

備禦之患

虜不可信

中國之夷狄深可畏

和不可恃

虜不足畏

虜畏中國有人

屯田一事當付有司

兵農本一致

卷之九

兵將門

兵將附征伐

兵法貴善用

兵戒妄動

善師者以退為進

師令當出於一

師以衆正而興

師出以律

興師有道用將有法

帥師必用賢將

兵戒欲速

師不得已而用

不爭為勝

偃武息兵

兵尚正大

凡二段
凡四段

民以身報國

治兵

兵勢

兵法貴善用

儒將

將之名顯者亦不可用

將之良者可恃

兵法貴知變

兵有當用當取

刑法門

凡二段

刑法附微訟

誅元惡則衆惡知所懲

明斷必兼備

輕刑

刑措

凡二段

聽訟以中正則吉

止訟必在初

聖人戒訟

權勢法制門

權勢法制

法戒自壞

法貴常用

法從人則弊

法必用於民未犯之先

大柄不可失

執柄以明

威不可廢

卷之十

賞罰門

賞罰

凡二段

恩威相濟

刑賞不可同日施

以威濟恩則其仁可繼

無德則刑賞難以服人

慶賞刑威曰君

賞罰至公

至公可以服人

號令門

號令

出令必信

凡二段

解大難必有大號

令出不宜反

有初必有終

任官門

任官附爵命

冗官當去

官冗之弊

去冗官在授任亭

太子門

太子附公族

漢高帝本無廢太子意

太子不可與國事

皇朝先正議建儲

凡二段

大臣羽翼太子

以至順行過剛則儲嗣易定

凡二段

乾九四之義

皇朝公族多賢

李唐宗子人才之盛

卷之十一

民俗門 與民心門通用

增後集目錄

十一

民信附安養民

民生相安

聖人為民之慮周

後世彥民

民待君而安

漢高唐本愛

高祖息兵以安民

郡守不能躰君愛民之念

人感郡守之恩

脩省門

脩省附恐懼

恐懼當繼以脩省

敬則無懼

謹其所動

自反之學

克己貴乎罰

謹言語節飲食

酒不可過飲

顏子節性

改過門

改過

學貴時習

過補之斯還

聖人許人改過

人主改過之善

懲忿窒慾

損己以從人

復亨以剛反

顏子不遠復

過以人復

顏復之屬

敦復無悔

品藻人物門

品藻人物附

知人形貌

言動可以觀人

知人說

是非必辨

不吹小疵責人

不求備於人

不可以小疵訾大節

凡二段

毀譽各出於公

跋張忠獻公劉和州三帖

才品清高

凡十段

德可敬慕

凡二段

姿質之美

地產之奇

卷之十二

景物門

景物附風物序記

方物異同

洮湖和梅詩序

沈賓王山居記

山光樓記

寶峰寺記

誠齋序

委懷堂記

竹所記

水月亭記

且雪軒記

勝景

幽居雅致

題百帆圖

題漁浦晚歸圖

跋李成山水

跋趙大年小景

跋浯溪曉月錢塘晚潮一軸

跋跋洪治中梅蘭竹一軸

跋歐陽伯威句選

跋張欽夫介軒銘

桑贊

戲作菜生贊

閑居

物外之樂

辨蒲柳只一物

辨物名

拾遺門

拾遺

錦綉新語

珠王粹論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後集目錄終

煙村菜主贊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一 後集

歷代門

歷代總類附帝王聖賢 古今人物

上古數聖人有功於世

泰其上古之極治歟蓋自有天地以來非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大初有物此有莽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此以附其善圖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於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便是一序卦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

文解後集卷一
之世乎訟師陔泉涿鹿之世乎畜優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
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
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好一大議論真
考屋利用之文

又見後財用門

犧文孔子作易之功

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人復取
諸易以制器昔者易之未作非無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
物之間也是然則其有也既得之其散也既聚之此一轉語
好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性包犧氏歟正故犧者易中

之高會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識本領易在
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羲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羲其名
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係焉而道始章然則包羲氏之
畫既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
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萬物之宜若為雷為風
現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為山為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
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
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其見於易而不得遁矣故曰易之
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厥初生民何以相生相養
以至於百千萬世而不息不滅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獲

聖人將欲制器以獲物假某器於何人也措某器於何施也取諸易而足矣自網罟至於書契皆其大畧也聖人制器何以取諸易也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是故網罟之象生於離之六爻縱橫錯綜而網罟之象備矣故曰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

聖人作書以信其道

見前集書門

堯舜文武湯受命不同

先天者天合乎聖後天者聖合乎天故堯舜天命未改而禪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

而順天者也立論的體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名則三道則一

典謨商周之書不同

見前集書門聖人爲世道慮

法至周而大備

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藏其法立其文粗唐虞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下字有斟酌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換魯語文骨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績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文之成

者最易壞可不永久真固以守之歟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矣

經云六三賁如濡如水貞吉

堯舜聖之隨漢高唐太資之隨

見前集諫諍門

堯舜禹湯武皆動以天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憇則妄此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無一毫之妄誠之至也無妄所以元亨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邪則妄君匪正而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不利於

往也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嚙之遜紂堅之師鯨之治水動以人也

經云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文王與湯武不同

文王制天命者湯武制於天命者也丁字不苟

周之大勢盛衰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其文武成康之盛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周之東乎善比類

禹不矜伐周公不驕吝

詳見前集臣道門

禹稷孔孟濟

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其潔然井德盛而功艱何也求與
畜兩忘德也惠與怨兩消功也有遷邑以就井無遷井以就
邑井何求焉不為汲者喪而遷不為不汲者得而盈井何畜
焉汲而往者其敬克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
惠焉汲者之力有強弱則綆有入而未出瓶有繫而不反井
何怨焉堯舜之世以禹稷為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為井
然禹稷能濟天下之饑溺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艱也齊
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齊宣王曰吾婚矣不能進於是井汲
者之弱於力乎用事好功之艱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

哉好

顏孟東山周孔泰山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而况君子登顏孟之
東山登周孔之泰山乎好

聖之宗派

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之高曾也周孔聖之祖父也顏子聖
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別子也二程子宗子別子之宗子也

周漢之興得民心

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下而四海服秦
所大病者其政酷約令一下而萬民悅

總論古今險難世

險難之世非一端也。有基難，有作難，有濟難，有遭難，有免難。袋如斯高基難也。勝廣元感作難也。湯武伊周濟難也。河橋白馬遭難也。二老四皓免難也。

周秦漢衰世風俗難扶

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肯不相察，以至於亂。深識歷代治勢。

二代漢唐之政不同

三代之政終其國，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是也。漢唐之政終其身，文帝之寬宣帝之嚴是也。

秦楚得失

秦以鞭笞之威定天下，氣之銳也。仁義不施，人其天矣。一夫大呼，舉秦如毛。秦弃天下乎？天下棄秦乎？好楚以叱咤之威制天下，氣之雄也。勇力是恃，情其性矣。得垓下之圍，捨楚如芥。楚忘天下乎？天下忘楚乎？妙。

劉項多助寡助

楚漢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致梟騎也。漢項

大禮後集卷一

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功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是也。

王霸之治不同

某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謁醫於江湖。遍也。大抵夕痊而朝發。某有憂之。來夢陵。聞人士有郭慶道者。於醫無所不工。召而視焉。發藥一二。而去。初服食之。未始有藥也。未幾則未始有病也。好它日問之曰。嚮也饋藥。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緩也。然初緩而卒不緩焉。又何術也。慶道笑曰。醫不必言也。且子以多爲貴乎。則肥水之役。符堅當勝。謝玄也。好且子欲曰病。丁欲豈藥乎。威文之霸。不數年而成也。而敗亦祇是三代之

王者皆五年必世。而後興醫身之。與醫國異不異也。

隋文帝唐莊宗始勤終怠

詳見前集君心門

歷代士風

詳見前集用人門

歷代士氣

詳見前集氣門

歷代文章

詳見前集文章門

歷代詩人

詳見前集詩賦門

古帝王門

古帝王

辨堯無九男

且堯以天下與舜不得已也。是必丹朱之外無賢子之可與而後為是舉也。苟有子焉，堯肯必舍已子而與他人乎？孟子言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於畝，畝之中此說吾不信也。夫太康之弟五人，太康不賢而五人猶賢也。武王之弟十人，管蔡不忠而周召成冉之徒猶忠也。二證用得極當，堯誠有九男，豈皆如丹朱之不肖乎？萬無是理也。九男之中必有以付天下之重者而堯不與，必欲以與舜，亦萬疑理也。不得是然則堯

文會後集卷一

之無九男明矣。或者孟子得之傳聞也。未稍一苟出脫孟子甚得休。

堯知人之明

詳見前集君子小人門

堯得一舜可解四凶之難

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議論大有發越。

舜舉相去凶

詳見後賞罰門

舜得堯之事

論之六三乃舜得堯之事也。何以言之。舜孝於父母。不得於父母。悌於兄弟。不得於兄弟。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然無隣於歷山而堯為之隣。無侶於河濱而堯為之侶。議論好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

經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舜禹大智

人君惟不自任其智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也。故曰智臨大君之宜。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用字的。

夏之文質得宜

宮室卑矣。衣服惡矣。飲食菲矣。何其節也。然致美黼冕致孝鬼神。又何華也。有叫應。

民說禹湯之用

好生惡死。好逸惡勞。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發得意出。是以說而自勸也。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商周聖人不強民所欲

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孚上之意。必未從上之令也。聖

人其敢求民之驟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後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卽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故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

湯文之仁

詳見前集君心門仁心之克

民知湯武而湯武之不幸

夏民不桀。不知成湯。周民不紂。不知武王。使湯禹幸而是。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與斯民交相忘於無事。則聖人

之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豈吾本之哉？是是故雲電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近，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發人聖人本意，有好。

文王作易之憂

嗚呼！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一林起得有力，文王無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歟？好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既殷為末世，褒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歟？是大哉！文王之聖歟！大哉！仲尼之公歟！大抵無冠言，備冠者不若遭冠言，備冠者之為周無。

虎言防虎者不若過虎言防虎者之為工，譬喻好何則意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是文王遭紂姜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己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以己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危，故其辭亦危。此無它，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乎以吾心之不慢易，恐後世之易者，傾矣。意味悠長，其慮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於物也甚詳。遇得不奄日，曷月盈，蓋取諸天山；泉水風，蓋取諸地；右股左股，蓋取諸身；金矢王鉉，蓋取諸器；莧陸瓜，隕，蓋取諸草；棟陰牀，下，蓋取諸木；鶴鳴鴻漸，蓋取諸禽；枯牛獲狐，蓋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為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廢者。

文王作易德及天下後世

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仲尼指文王而言之者歟所以哀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慶天下後世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無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於此見李者受文王之恩罔極矣下字俱不苟

文王柔順得陽剛之臣

文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順召之而至囚之而聽非閔毅陽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危矣哉好

文王以順事商

升之六四曰王用亨于岐山者蓋四乃侯伯之位也而文王以上聖之德處之天下方歸往以爲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避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好此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

文王伐崇本順天

柰之何角不羸而羸之煩不已牙不潰而豕之暴自如惡念不物役將自反文不赫怒而振旅則是天與之不取也

文王順君臣之大則

明夷之六二文王實當之姜里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閃天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極也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

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之大德而乃有事君
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而仲
尼今贊之曰順以則也詩人伸尼其見文王之心乎妙處
經云六二明夷上於大股用拯馬壯言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征伐非武王之得已

困之六五孰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
順也故為六四武王燹伐也何亦為六五之陰柔乎六柔也
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臾五年故詩人誦之曰遵卷時
晦非以柔晦剛乎去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

已而後燹伐也垂拱而治天下是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
是吾志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豈吾志哉有絕釋

又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此說萬姓之心仁也饒若耕食
鑿飲而不知帝力之何有於我哉

武王不居平難之力

齊天下之大難易散天下之大難上散之易散之而不居難
平吳亂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驕也引證切武王一戎衣而天
下定難已濟矣散乎而不復用難已散矣武王方且祀王周
廣大誥武成曰此惟先公后稷之功此惟太王王季之功此

惟文考文謨之功而於乎我則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已用
事當此豈居而驕者之所為乎

武王當明夷之九三

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殺紂是大首也須臾五年是不疾
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經云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一 後集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二 後集

兩漢君門

兩漢君

高祖以關中予項羽所以能得天下

或曰漢高帝既得關中不能固守顧乃兩手提以予項羽而
不與之爭使羽據之而不去則天下其楚而不漢矣若然則
高祖之得天下幸也非智也是不然以關中而與項羽此漢
之所以得天下也何則項羽之為人量褊而氣驕殘忍少恩
當是時嘯兵而西噪也志在入關而已本無意於居之也高
祖知其心是故舉而與之若脫屣然既得關中則其器度必

盈其屠戮必甚器度盈則心必驕而不能居屠戮甚則民必怨而不能久夫使其心驕而民怨此高帝取天下滅項羽之至術也苟惟不與之以驕其心則羽之爭心未必灰而漢之得閔中也不固不縱之使蠱其民則民之怨楚不深而衆之附漢也不堅示之不取以匿其必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於始而卒收之於終聽其遷已於巴蜀而卒劉之於垓下高祖之視羽蓋掌上之土瓦而羽不悟也高祖子房其謀之矣乎未一句入子房意極好

高帝無廢立意特牽於戚姬私愛之語

見太子門

高祖終始委蕭何初無疑何之意

夫高祖之於蕭何其相處久矣其相得深矣帝之不疑於何不異乎何之無疑於帝也不然豈有高祖在外委何在內而獨不慮其變閔中大險委何專守而獨不慮其叛臣民之衆委何以統治而獨不慮其專議論是蓋知何之忠決不負我也何非不能如良平之善謀也胡不使良平居守而挈何以謀軍何非不能如絳灌之善戰也胡不使絳灌居守而駢何以將兵何非不能如酈生陸賈之善遊說也胡不使二子居守而委何以緩頰合諸人並何說亦是豈知羣臣之中惟何之最可信也匹夫匹婦寶千金之璧猶不輕以寄人而况於

玉業之重邪。意喻切使帝不信何則不以關中委之以關中委之則帝無所不信何也然則帝征項羽而使上勞何者初非有疑何之心也蓋念其勤而勸獎之也帝征陳稀而使上益封置衛者亦非有疑何之心也蓋喜其誠信之心而崇報之也帝征黠布而使上問何者亦非有疑何之心也蓋所以通內外之音問也夫君行而臣守則崇獎勸報之恩通知音問之意亦古今之常情而君臣之常事耳亦何足置疑於其間而謂帝有他意乎辨得明彼鮑生召平之徒蓋以小人之腹而量君子之心也幸而何賢者也雖慎而愈恭雖畏而不或乃遣子弟而詣軍市田宅而辭封耳使他人處之無故而

見疑於其君說客游士又紛上而恐之幾何而不為樂毅平齊之事哉幾何而不為蔡洵守楚之事哉關中之為關中漢之為漢亦云殆哉或曰使高祖無疑何之心則為民請田之事帝何以怒而械之乎曰高祖朴直而無學者也能任人而不能禮人者也彼其慢罵儒生而不害於用儒倨侮諸王而不害於將將賢其人而信任之怒其人而折辱之怒之而意即釋辱之而愛不衰其中心終無一疑也當何之請苑也帝以為不可故怒之械之焉此帝之天性也聞衛尉之言則釋之而君臣如初帝不以為愧而何亦不以為心亦何害君臣之美乎此段辨得尤妙若以此而謂帝有疑何之心則非

也夫君臣之相信三代以還蓋未如高祖之與蕭何者而鮑生之徒從而沮之天下之後世又從而信之使高祖蕭何君臣之美不免於玷缺學者可不為之深辨哉

高祖得屯之義

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為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利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

經云屯元亨利貞用有攸往利建侯

高帝剛明蕪金

使帝無離之電則躡足而怒不回矣無震之雷則刻印而銷不隨矣

高帝用將

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七之推食七之一見黥布以為淮南王一見彭越以為相國何也帝知此三人者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

文帝有聖賢之風

三代既往聖賢之君亦與三代而俱往與三代異其世而不與三代異其德漢文其廢幾乎世主以功業聞而帝之功業無一之可稱世主以才智顯而帝之才智無一之可見君子

乃以聖賢許之者以其風味而得之也歟意味好

論文帝除肉刑

或謂肉刑之除其文帝瑜中之變歟余曰洪荒之世人與禽獸未別則夫所謂人者其能如今之世禮可以繩而法可以終哉其必有所大亂而不可止者也由是肉刑生焉聖人非欲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欲存也欲除之而未可也意思好漢文之世其民醇且厚矣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則帝亦不仁矣使堯舜復生必除之矣帝除之而有過則堯舜除之亦不過乎議論勝

文帝思頗牧反不用魏尚

且匈奴之寇日迫而帝也乃欲起頗牧於九原非徒匈奴聞之為之一笑而已使頗牧聞之有不笑者邪此意妙漢文之於魏尚猶趙之於頗牧也捨今頗牧思古頗牧好謀國者然乎哉帝能思頗牧吾亦思魏尚也願以帝思頗牧之心為帝短魏尚之心帝其許之乎有起講意

文帝不能用李廣徒思頗牧

且帝嘗謂李廣曰使廣在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士患不遇主廣之受知於帝尚可諉曰不遇主邪遇主而又云若爾是高帝不生廣終不用也是有李廣則捨之於今無頗牧則思之於古馮唐謂帝雖有頗牧不能用帝則怒馮唐

之言而不悔李廣之論帝其志之乎

文帝之恭儉長厚皆羣臣能輔翼之

古今以文帝為恭儉長厚之主也吾以文帝之真情本不然也特誥矯飾之群臣能輔翼之而致然耳觀其喜嗇夫之下而欲加其官怒犯蹕之人而欲重其罪此其真情豈帖以寬仁者哉使其輔之以朱買臣嚴助之徒則惟嗇夫之喜可以為武帝之好大喜功使其輔之以張湯趙禹之徒則推犯蹕之怒耳以為武帝之窮誅濫殺蓋奉石濫觴實自此始也議論皆衆說所不列維其得張釋之長厚臣隨其失而正之帝能察其心之不正而矯之與其一時在廷之臣皆舜侯東陽

從田叔同仁之長者左暴而右炙之是以文帝雖楚人而乃能齊言也如鳥乎人君之善否明暗果係於輔之者哉

文帝務在養民不求事外

平城之仇可報也文景不報也慢書之悖可耻也文景不耻也火通甘泉之警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固有所不暇焉不暇也文景之所務有不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必報東門之役使天下之民富何必紀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壽何必歡必陳之將好得匈奴之輜重孰與吾太倉之腐得單于之朝孰與吾黎民之醇意妙天馬蒲萄之利未足以易吾之桑麻滿野也龍荒大漠之取未足以

易吾之煙火萬里也。摧拍好方，不景擇此務而固執之。知者必忿於心，勇者必怒於色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下之民，亦得文景之不忘專於仁者也。天下之忘文景安於仁者也，尤妙故夫粟帛之賜，文景小惠也。征賦之減，文景之廉德也。刑罰之幾措，文景之寬政也。非文景養民之務也。愈出愈奇，然則不以有功者易其有勞者，是真文景之務也。與全篇套得勢字意出。

武帝窮兵之禍皆嚴助首謀倡之

誘千金之子而流於声色之娛者，必起於無賴之博徒。導執耒之民而陷於穿窬之罪者，必起於不檢之惡少。嘗論好漢

武年十六即帝位，齒壯而氣雄，如山林初長之虎，兕張牙大躍，思飛而食肉耳。是惟無以啟之一啟之，則將逐至於不可禁。此意佳。當此之時，君子之立其朝者，必先繩墨之以道德，羈絡之以仁義，使其心正氣和而道足以制，欲然後可甚矣哉。嚴助之可誅也，方武帝之即位三年，閩越圍東甌而東甌告急於漢帝，以問太尉田蚡。蚡知好大喜功之心不可啟也，故對越人相攻不足以煩中國，往救此其慮之深而禁之之切也。助獨何者，乃逞辨以詰語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於是武帝遣助興兵以擊南越。雖淮南苦諫而莫回，雄心既謂往而不復，自此無歲不干戈，無人不介。

六朝後集卷二
貴而武帝味兵之腴常歎然而不足卒之瘡民而蝗國川血
而山骸犀皮玳瑁之殄不足以富虛帑簋醬蒲葷之味不足
以飯饒民意妙左賢右賢之馘不足以雪將降之耻好朱崖
朔方之郡不足以補流亡之戶佳哉蒲稍龍種之馬不足以
償戰死之寃此段極好可合前篇並看漢之不亡寸髮耳助
之罪可勝誅邪語意嚴峻其後以交結淮南而弃市天之報
施必自其梯禍胎亂云推本之論極當

武帝不能用人

然武帝亦不能無貴也洪儒如舒退而墜之淵多詐如洪進
而加之步象霧而行能無潤乎執熱而濯能無醒乎警切舒

雖不能回武帝之瀾於示倒之餘而亦能却武帝之車於日
暮途遠之後議論新○又見後漢臣門

武帝天資之病

見前集君心門

武帝不知仁

武帝不知謹此徒謂干戈足以快吾憤刀鋸足以決吾欲而
不知其始之積者甚微而終之成者甚著向觀約法三章之
時無非和風慶雲之祥及觀張托衛青之徒肆起天下○已
囂○七○然○如○赤○子○之○不○得○乳○其○母○矣

武帝悔過

武帝末年一詔收拾漢家鼎命於三鞏方之中帝雖非有道之主亦改過之主也毋亦有感於向者申公之一言邪

成帝時外戚之橫實自高帝寵諸呂始

見後外戚門

漢遭變亂而根本不搖

祿產之變其禍極矣漢不為呂氏而復為漢士國之反其勢殆矣漢不為吳楚而復為漢哀平之末其不絕如綫矣漢不為新室而復為漢

光武中興

漢之中絕也無復寸土一民之聚光武之起死不過春陵諸

家其出昆陽也不過得十二騎困於蕪萎窘於滌沱狼狽顛連幾不自振使非天命有歸卯金符應則火德四百年之祀燼於半塗矣

光武因符讖以固人心之歸非果信符讖也

光武中興之賢君而為信讖符瑞之說如斥桓譚之事天下後世皆惜其日月一蝕焉是不知光武之信是說蓋有深意也何則聖人不逆天下之情而常因天下之心民心之所向人心之所係焉苟無大害聖人從而私之隨而實之亦權之所在也夏禹入國而解衣伸雍至吳地而文身孔子從魯人而獵較三聖賢者豈狂醒而為此蓋亦因乎俗焉耳新室

之禍天下之思劉氏蓋皇也而當時之信篤信識締符瑞
之說尤甚民方思漢也信方信識也此正困人心而復基祚
之媒也光武奈何而遠之曰不然哉人皆曰劉秀當為天子
光武曰然皆曰四七之際火為主光武曰然皆曰光武誕生
之歲嘉禾生光武曰然皆曰起兵之日春陵有火光燭天光
武曰然人之信識愈篤則帝之中與愈易好光武信識之意
也桓譚何足以知之哉鄴侯之買田其意在於釋疑不知者
以為貪夫財也子房之辟谷其意在於全身不知者以為惑
於仙也證好光武之信識後人之所以笑其真信也歟嗚呼
詭知符識之說焉與漢第一功者邪

光武得解初大无咎之義

夫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劉柔之宜得來復之
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却減官馬武之請之
事也

經云初六無咎象曰剛柔之際義無咎也

漢德已衰蜀難復興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盡矣先主武侯獨憤激
而不顧收死灰於蜀噓而再燃之艱乎其為力矣

以勤爲勤而以思爲勤者歟

又

故其勤可知也思不可知也思且不可知也又可見乎哉太宗之勤於一思當時之臣來必知也崔植何從而知之哉何從而言之哉亦是一議論詩不云乎過得有力心之憂矣曷爲其已太宗有焉又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崔植有焉結裹得好

太宗回一脉之仁

微以於周室泯心於秦李脉回於漢初而氣息於八代太宗起而噓之正觀之民如在春風和氣中也意妙

元宗不克終

李靡競而至誠疎好尚多而理道駁以至蔽妃子而飲鴆以爲立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好及其勢闌運去方且惜姚崇早死嘆九齡先知不亦蔽乎

元宗開元天寶之交猶泰九三六四之交

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叶韻語好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無咎倘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求終矣食如食言之食終而盡之之謂也何則天地交泰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交也開

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極是

經云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代宗相楊綰而黎幹權寬郭子儀承之

見前集七卷宰相門德望可服人心

代宗文宗不能去讒說以用郭子儀裴度之忠

見前集一卷君臣門君臣相得在去讒

德宗不覺盧杞之奸邪

見前集五卷僭竊門小人之禍難遷絕

德宗強明之失

見前集一卷君德門強明不足以為德

德宗除藩鎮文宗去宦者皆失之太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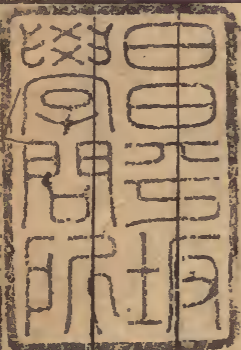
見前集君心門君心始銳終則必怠

穆宗從諫

見前集七卷諫諍門言以順而後信

文宗左右無賢才故不能平閹尹之禍

見前集三卷用人門有才不佞用



唐世宦官之禍門

唐世宦官之禍

近習巧於彌縫

人君昵於宦官終必成釁

宦官禍及天子

唐宦官掌兵

唐之禍實原於太宗

已上並見前集五卷近習門

月行集卷二

富官辭及天子

入彀罪并富官然必汝

並皆已沐辭

唐世富官之辭

唐世富官之辭門

漢唐門

漢唐總類

漢成唐憲昧於知人

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石顯也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意好茲見王鳳奸深之謀尤甚於石顯妙皇甫鎛回邪之計益不淺於王叔文矣小人之外誠可畏

武帝德宗心惑於邪

見前集君心門

漢唐士氣日衰

漢以經術造士其敷唱儒術緣飭吏事非不有得也然阿附
從容誦諛順旨則弱天下之氣矣唐以詞章取人其鶴膝蜂
腰錦心綉口非不可喜也得柳文体然取青偶白駢四儷六
則破天下之氣矣

漢宦官預政唐宦官掌兵

東漢宦官之禍始於鄭眾李膺宦官之禍始於高力士致究
精熟而唐之禍尤甚於漢上之禍及於士大夫唐之禍及於
天子何者在漢則使之預政在唐則使之掌兵其禍福之重
輕固若此也 慣識事勢

文帝文宗思古人才說

魏尚漢之頗牧也文帝弃之而思趙之頗牧裴度唐之蕭曹
也文宗弃之而思漢之蕭曹何也蓋燕薊之人不貴燕薊之
羊酪而貴南海之海物蕃夷之人不貴蕃夷之氈剌而貴中
國之綺繒也

蘇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二 後集

蘇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二 後集

